

## 六十九

睡梦里被隐约的一片紧迫的钟鼓声惊醒，我一时不清楚身在何处。四下漆黑，渐渐才认出一方窗户，窗棂的小方格似有若无。我需要弄清楚是否尚在梦中，努力去睁沉重的眼皮，才辨清手表上的萤光，凌晨三时整，即刻意识到是早祷开始了，这才想起我寄宿在寺庙里，连忙翻身爬起。

推开房门，到了庭院，鼓声已止住，钟依然一声一声更加分明。树影下天空灰暗，钟声来自高墙后面大雄宝殿那边。我摸到回廊里通往斋堂的门，从外面插上了。我转向回廊的另一端，上下摸索，都是砖墙，竟像个囚徒，被关在高墙隔离的这庭院里，叫唤了几声，无人答应。

白天我再三要求在这国清寺留宿，接受香客布施的和尚打量我，总怀疑我的虔诚。我执意赖着不走，一直等到庙门关闭，最后他们总算请示了住持老和尚，才把我单独安置在寺庙后面的这侧院里。

我不甘禁闭，一心要见识一下这千年香火未断的大庙是否还保留天台宗的仪轨，想必不至于触犯寺庙的清规，重又摸索到庭院，居然发现角落里有一丝微弱的光线，透过一条缝隙漏了出来，用手触摸，是一扇小门，迳自开了。可见毕竟是佛门，倒无禁地。

绕过门后的壁障，里面一个不大的经堂点着几支蜡烛，香烟袅袅，香案前垂挂下一块紫红锦缎，绣着“香炉乍热”四个大字，令我心头一动，似乎是一种启示。为表明我心地光明，并非来窥探佛地的隐秘，干脆拿起烛台。四壁挂了许多古老的字画，我没想到寺庙里还有这样雅静的内室，可能是大法师起居的地方，私自闯入，不免有点内疚，顾不得细看是否还保留寒山拾得两位唐代名僧的手迹，又放下烛台，循着早祷的钟声，从经堂的正门出去。

又一进庭院，四厢烛影幢幢，大概都是僧房，冷不防一个披黑袈裟的和尚从我身后越过，我吃了一惊，然后便明白他或许为我引路，尾随他接连穿过好几道回廊。转眼间，人又不见了，我有些纳闷，只好寻有烛光的地方去。刚要跨进门槛，抬头一看，一尊四、五米高的护法金刚，举着降魔杵，怒目睁睁向我打来，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。

我赶紧逃开，在漆黑的走廊里摸索前去，见有点微光，走近是一个圆门，过了门洞，谁知正是大雄宝殿下那广大的庭院。大殿飞檐两翼，一边一条苍龙，守护当中的一轮明镜，在参天柏间透出的黎明前蓝森森的夜空，显得格外奇幻。

高台阶上，铁铸的大香炉后面，殿堂里烛光辉煌，宏大的钟声轰然涌出。披着灰黑袈裟的和尚推着一根空吊起的大木柱，正撞击这口巨钟，它却纹丝不动，仿佛只出于感应，从钟口下的地面钟声缓缓升腾到梁柱之间，在殿堂里充盈了再回旋着涌向门外，将我全身心席卷进声浪之中。

几个和尚逐个点燃两侧十八罗汉前的红烛，整把整把烧着的信香分别插到各个香炉里。僧人们纷纷潜入殿内，全一色灰黑的袈裟，幽幽身影缓缓游移到一个个蒲团前，每个蒲团绣的

莲花各不相同。

随后，又听见嘭嘭两击鼓声，厚沉得令五脏六腑跟着震荡。这鼓在殿堂左边，立在一人多高的鼓架上，鼓面的直径比站在梯架的平台上击鼓的和尚还高出一头。唯独这鼓手没穿袈裟，一身短打扮，扎住裤腿，蹬着一双麻鞋，他举手过头。

嗒嗒

嘭!嘭!又是两下。

嗒嗒

最后一响钟声刚飘逸消散，鼓声便大作，脚底的地面跟着颤抖。开始时还能辨别一声声震荡发自鼓心，节奏随即越来越快，重重迭迭，轰然一片，人心跟着搏动，血也沸腾。浑然一片的鼓声毫不减缓，简直不容人喘息，接着响起一种音调稍高稍许分明的节奏，浮起在鼓心皮实而持久的震荡声之上，另一种更为急促的鼓点又点缀其间，之后，在或高或低不同声部上，出现不断变化的鼓点，同震耳欲聋的轰鸣和那急速的间奏又交错，又对比，竟统统来自这一面大鼓!

击鼓的是一位精瘦的中年僧人，手中并没有鼓锤，只见他赤裸的两臂间光亮的后脑勺晃动不已，拍、击、敲、打、指、点、踢，手掌，手指，拳头，肘，碗和膝盖乃至脚于趾，全都用上，整个身躯像贴在鼓皮上的一条壁虎，着魔了似的扑在鼓面上弹跳，从鼓心到镶满铁的鼓边，没有不被他敲击的地方。

这持续不断的紧张的轰鸣交响中，突然铮铮然一声铃声，轻微得让人差一点以为是错觉，像寒风中一根游丝，或是深秋夜里颤禁禁一声虫吟，那么飘忽，那么纤细，那么可怜，在这混沌的轰响之上毕竟分明，明亮得又不容置疑。随后便勾起大大小小六七个不同音色的木鱼，或沉闷，或空寂，或清脆，或嘹亮，再带动浑厚和鸣的铜磬，一一连串，都交织融合到这片鼓乐声中。

我找寻这铃声的来源，发现一位极老的高僧，空晃晃撑在一件破了一补再补的袈裟里，左手持一只酒盅的小铃，右手捻一根细钢签，只见他钢签在铜铃上一点，游丝样的铃声同烟香一起冉冉飘逸，又犹如渔网的拉线，网罗起一片音响的世界，让人不由得沉浸其中，我最初的惊异和兴奋于是随之消失。

殿上前后两幅挂匾，分别写着“庄严国土”、“利乐有情”，大殿顶上垂挂下层层帐幔，如来端坐其中，端庄得令人虚荣顿失，又慈祥到淡漠无情，尘世的烦恼刹那间消失殆尽，时间此时此刻趋于凝聚。

鼓声不知什么时候停息了，长老持铃在前，干瘪的嘴唇嚅嚅啜啜，牵动深陷的两颊和灰白的眉毛，众和尚参差不齐，一片诵经声随着铃声的尾音缓缓而起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十……一共九十九名僧人，跟在他身后鱼贯而行，环绕大殿中央的如来，一面游动，一面唱诵。我于是也加入这行列，混同他们合掌念唱南无阿弥陀佛，又听见一个明亮的声音，在经文的每个句子将近完结的当口，声调总要从众多的唱诵声中稍稍扬起，就还有一种未曾泯灭的热情，还有一颗仍受煎熬的灵魂。